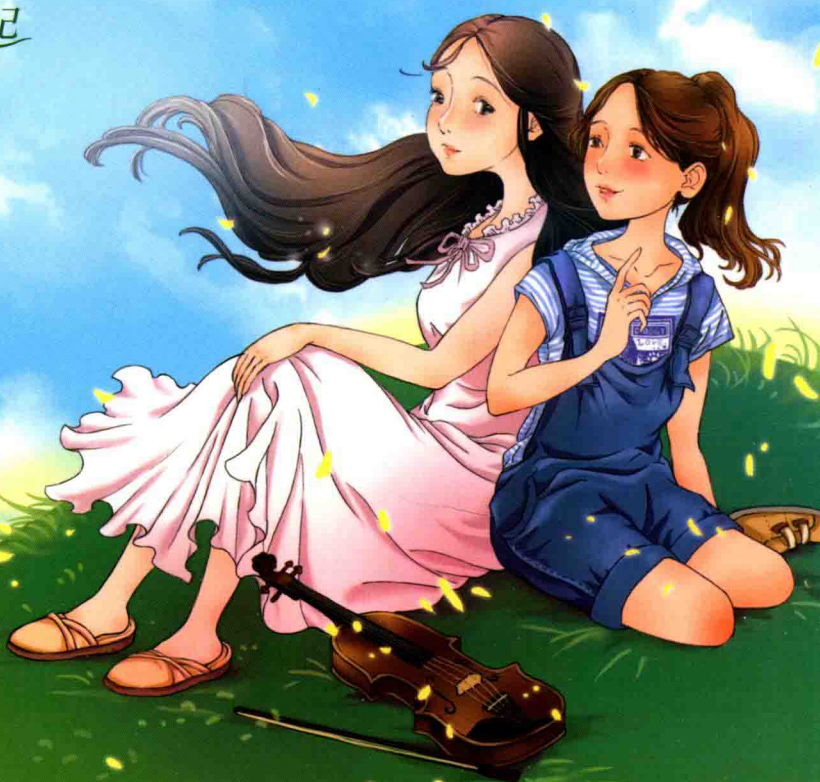


亲情小说 徐玲 金牌作家
和你在一起
系列



千里之外

QIANLI ZHI WAI

徐玲 ● 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千里之外

QIANLI ZHI WAI

徐玲  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© 徐玲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里之外 / 徐玲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7.7
(和你在一起)

ISBN 978-7-5488-2542-5

I. ①千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4024号



出 版 人: 崔 刚

策划编辑: 李 岩

责任编辑: 张 岚 蓝双秀

封面绘图: 信 东

内页插图: 董 颖

封面设计: 云太创意

出版发行: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: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1号

邮 编: 250002

网 址: www.jnpub.com

邮 箱: 51660330@qq.com

印 刷 者: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 mm × 220 mm

插 页: 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92千字

印 数: 1—10000册

出版时间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8-2542-5

定 价: 24.8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

目录

逃逃家的红绿灯

1

字如其人

17

千里之外

33

隔壁班的那棵葱

44

幸福菠萝饭

52

对手

63

『说大话』的李小艾

74

藏在笔袋里的爱

83

天生我材

91

前不见古人，
后不见来者

102

最接近天堂的地方

123



逃逃家的红绿灯

小溪跟我说，她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她在去姨婆家的路上，经过窄窄的枫桥路，看见路的一侧，紧挨着低矮的花坛边沿，摆着一座红绿灯。枫桥路是单行道，经过的车辆很少，根本就没有交叉路口。没有路口怎么也摆红绿灯？更奇怪的是，那红绿灯并不是个摆设，它的功能完全正常，红灯绿灯有规律地交替亮起，跟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兢兢业业。最最奇怪的是，当红灯亮的时候，路过的司机会很自觉地把车停下来，直到绿灯亮了才慢慢通过。

听完小溪的叙述，我咂咂嘴：“今天不是愚人节哦。”

小溪用她那无法使我信服的眼色盯住我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不信带你去看。”

“无聊。”我不屑道。

小溪夸张地说：“那红绿灯里面一定藏着秘密哟！”

我丢给她一个成熟的结论：“你魔幻书看多了。”

我说得没错，小溪早就中了魔幻书的毒。一次语文课，戴老师请她站起来背《木兰诗》，她站倒站得挺利索，就是说起话来扑朔迷离，什么“雄兔脚扑朔，雌兔变水妖……”上个星期一早上，班主任让大家把订阅下半年练习册的《告家长书》交上去，结果，班长发现小溪的那张《告家长书》的背面，密密麻麻写着一堆符号，像极了魔咒。

没的说，小溪的脑袋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幻想。我想，因为接触太多离奇的故事，小溪可能分不清自己是活在现实世界里，还是故事里了。

最受不了的是，每天吃午饭的时候，她喜欢叽里咕噜跟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故事。这不，最近她迷上了风妖。

“小风妖生下来就喜欢乱跑，跑起来不长眼睛，横冲直撞。白天跑，夜里还跑，只在晌午的时候稍微歇歇，趴在树上晒太阳想心事……”

我听不下去：“小溪你几岁了？这么幼稚的故事也喜欢？”

小溪傻傻地笑：“听我讲完你也会喜欢。”

我闭上耳朵。

第二天饭桌上她接着讲：“小风妖的心事太多太多，多得撑满心房，都快爆炸了。如果她不跑，在速度里摩擦掉心事的分量，她真的会爆炸，到那时，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灾……”

我感到吞咽困难，朝小溪摇摇筷子，痛苦地哀求：“你让我吃顿安静的饭，求你了。”



小溪不饶我：“那就明天再讲。”

第三天我端着饭盒去找离她最远的座位，她风一样地追来，紧挨着我坐下，还贿赂我一块沾着面包屑的炸鱼排。盛情难却，我只好任她讲。

“老风妖看到小风妖成天在外面乱闯，担心她会被撞得头破血流，于是给她画了一条出行的路线，避开山峰，避开海浪，避开大树，避开高楼，避开尖利的电线塔，避开黑压压的人群，避开硬邦邦的汽车和火车……”

小溪说到这儿住了嘴，突然直勾勾地望着我。

我用筷子把她的饭盒敲得当当响：“再不吃就馊了。天这么热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！”她眼睛里闪烁着光芒，双肩耸得老高，“我知道红绿灯的秘密啦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象征性地问她。

“过几天告诉你。”她晃晃脑袋，松弛地放下肩膀，幸福地点点头，大口大口吃饭。

嘁，关键时刻还搞悬念？我才不稀罕。

星期五下午，戴老师公布一周语文默写情况。小溪的默写成绩每周持续往下溜，这次掉到了谷底，跟坐滑梯似的。

“庄小溪，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明天上午我要去你家拜访一下你的妈妈。”戴老师站在小溪身边，竭力地控制着说话的音量。

不过还是被我听清楚了。

小溪连忙站起来蚊子似的哼哼：“我妈妈明天不在家。”

“那你爸爸呢？”

“那就更不在家了。”

“家里总有个人吧？”

“有啊。我就是个人。”

戴老师哭笑不得：“算了算了，我还是给你妈妈打电话吧。”

“还是发邮件吧，写下来比说出来清楚些。”小溪欠着身子建议。

“为什么要听你的？”戴老师扶住眼镜架，“上次听了你的，照着你给的邮箱地址发了邮件，结果收到的回复是你写的。”

“啊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小溪有点儿被吓坏了，小嘴唇不停地哆嗦。

“做老师最基本的一条是必须具备一定的侦察能力。”戴老师得意地说。

小溪努努嘴，没精打采地坐下。

“活该。”我丢给小溪一块白肚皮的橡皮，上面写着这两个字。

小溪的下巴收进去，再收进去，嘴巴瘪了，眼睛闭了，像是要“下雨”。

“喂，用不着这样脆弱吧？”我轻轻碰一下她的胳膊肘，“双休日来啦！想点儿开心事。”



过会儿，小溪僵硬的脖子终于朝我转了转，眼睛慢慢睁开，脸上有了生机：“要不，我带你去看红绿灯？”

“是故事里的红绿灯吧？”

“不是，是真实存在的。你相信我。”小溪几乎是在乞求我，“你就跟我去看看吧，又不用花钱买门票。再说，那红绿灯可是有秘密的！”

我不吭声。答应她吧，显得我跟她一样傻里傻气，搞不清楚幻想和现实；不答应她吧，又势必伤她的心。思忖片刻，我灵机一动，抓起白肚皮的橡皮用力往上抛，脑海里飞快地闪了一下规则：有字就去，没字就不去。

橡皮翻着跟斗往下掉，没有掉在课桌上，而是砸在了前座女生的脑袋上，然后滑入脑袋后面的T恤帽子里。

我不得不把手伸进那个漂亮的帽子……

“干什么？”前座惊叫，“马儿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我抓了橡皮迅速调整面部表情，尽量很有风度地微笑：“我看见有苍蝇飞进去了，想帮你逮住它。”

前座狠狠白了我一眼。

小溪无邪地笑，像刚刚欣赏完一个小丑表演节目。

我把手上的橡皮摊开，一眼撞见“活该”两个字。

行了，跟她去吧。

我们约好星期六下午一点钟在藏书桥会合。为了显得不是那么积极，我安排自己迟到十五分钟。可当一点一刻我到达藏书桥

的时候，却不见小溪的影子。藏书桥不是一座桥，而是桥下面一条废弃的小船，因为模样像弯弯的桥，又有人喜欢坐在船上看书，所以大伙儿叫它“藏书桥”。我从船头跑到船尾，把船板蹬得嘚嘚响，还把脑袋探进不大的船舱：“庄小溪，你搞什么鬼？”

没有小溪的回答。

烈日下，这艘浅褐色的旧船承载着满船的炎热和暑气，喝醉了似的喘着气，晃晃悠悠。我躬身走进船舱，发现角落里竖着一瓶橙汁，身下压着一张纸：

小溪有事走不开，拜托马儿自己去看一下红绿灯，
等马儿回来，小溪会告诉马儿红绿灯的秘密哦！

死皮赖脸求我去，结果放我鸽子，简直过分。一定是心虚，因为根本就没有那种奇怪的红绿灯。不理她。

我抹抹额头上的汗水，拎了拎汗衫领子，上岸回家去。

走了一段路感觉心有不甘，想想反正没事干，于是去找公交车。

好心人告诉我，枫桥路在遥远的西郊，只有 234 路车会从那儿经过，而且每天只有不多的几班车。我东打听西打听，换了三趟车，终于找到了 234 路车的始发站。

司机是个身材奇瘦的叔叔，戴一副颇具个性的墨镜。为什么说颇具个性呢？因为那副墨镜差不多把他整张脸都遮盖住了，只露出一个尖尖的毛毛糙糙的下巴。



车上陆陆续续上来几个人，稀疏地占了座位，懒散地闭上眼睛或者看窗外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司机突然转过脸问我。

奇怪，他为何偏偏问我？我提提肩膀：“去那个——枫桥路。”

“枫桥路没有站牌，只经过，不下客。”

我忙说：“对对对，就只要经过，不需要下车。”

“那你到哪儿下车？”

我想了想，看看窗外，指指脚底下：“坐一个来回吧，等会儿还是在这儿下车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这辆车今天不回城，终点站一到你必须下车。”司机说完发动车子。

“终点站是哪儿？”我探着身子问。

“井乡。”周围好几个声音高高低低地回答我。

井乡？那儿一定有许多水井吧。

汽车很快出了城，路面有些颠簸，我的脑袋有些晕。望着窗外陌生的风景，我怀疑自己根本是在做傻事。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红绿灯，那只是爱幻想的小溪的一个念想而已。在稀里糊涂的猜想中，我不知不觉睡过去了……

有一团热得发烫的身体把我蹭醒了，接着是一股呛鼻的酒味。我揉揉眼睛，看见一个被白汗衫包裹着的滚圆的肚皮，肚皮的最上端，顶着一张醉醺醺的黑脸。他脚边的过道里放着一个巨大的蛇皮袋，足足可以装下一个人。

喝这么多酒一定不是什么好人。

我捏捏鼻子把头移向窗外，眼前除了高高矮矮的树，便是散落在稻田间的零星农房。水稻是刚刚种下的，看上去比手指长不了多少。

“糟了！”我突然警醒，腾起屁股朝着司机喊，“枫桥路过了没？”

司机好像没听见。

“不急。这条路走完，前面才是枫桥路。”身旁的酒爷爷一边解下手腕上的毛巾抹脖子上的汗，一边不紧不慢地说，“你去枫桥路干什么？那儿没有站牌，得提前下车。”

看样子他是个好人。谁说爱喝酒就不是好人呢？

“我不下车。”我说。

酒爷爷把散发着汗腥味的毛巾随意搭在肩膀上：“不下车怎么走亲戚？”

“我不走亲戚。”我重新坐好，“我看风景。”

“跑这儿看风景？城里人真是闲得没事干。”酒爷爷嘀咕。

我想了想，压低嗓门问他：“爷爷，您知道红绿灯吗？枫桥路上的红绿灯。”

“枫桥路上的红绿灯？”

“是啊，您知道吗？”我是那么急切地望着他。

他慢吞吞点点头：“哦，你说的是‘等一等’。”

“等一等？”我听不明白，“等谁？为什么要等？”



酒爷爷刚想说话，车停了，司机朝他喊：“胖叔下车啦！今天又挣了不少吧？”

“还不错，”酒爷爷吃力地站起身，随手抓起脚边的大麻袋，一步步往前挪，“一麻袋青皮桃子全都卖了好价钱。明天还得去！”

“爷爷——唉——”我望着他的背影叹气。

放下了酒爷爷，汽车往右一拐，进入一条单行道，“枫桥路”的路牌十分醒目。路面变得很干净，路两旁也都有了低矮的花坛，花坛里铺散着粉红色的矮牵牛花，鲜艳蓬勃。而周围的稻田和民房，也突然干净了许多。

这才是真正的农村！

我感慨着，从座位上走出来，沿着车厢里的过道，来到司机的身旁，靠着车门边的扶手站好。

“说过了，枫桥路不能下车。”

“我不下车，我看风景。”

司机转过脸看我一眼，很快又转回去，负责任地叮嘱：“抓得牢牢的！”

我把扶手拽得更紧些。

前面是什么？那站在矮牵牛丛中的，半人高的，那么醒目的，是一座红绿灯！我张大嘴巴说不出话。这一刻正好红灯亮着，仿佛一只红色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的车，盯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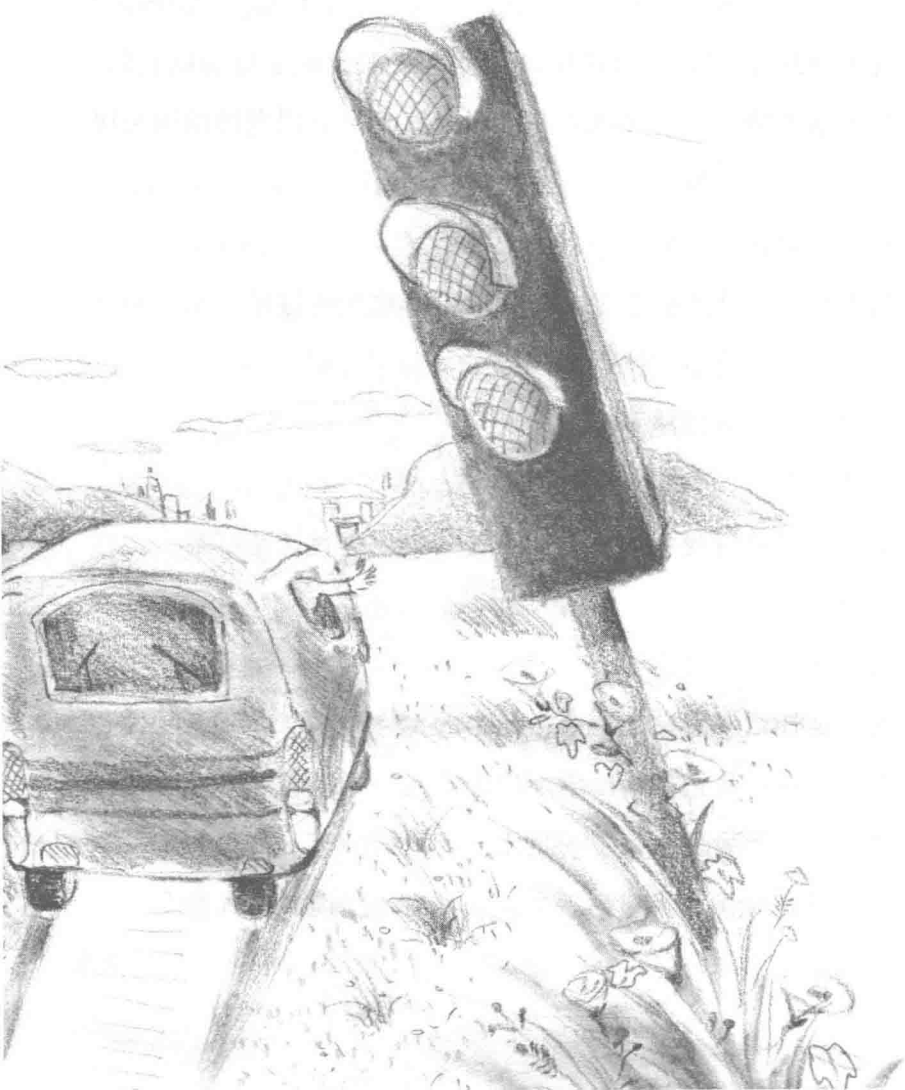
小溪没有骗我！我感到兴奋，又觉出一丝诡异的气息。

“咔——”刹车声悠长又柔和，像是一句抒情诗的最后
一个停顿，充满着情意。

车迎着红灯停下了。

司机把大大的墨镜摘下来，举在手上，朝着左窗外轻轻挥了挥。

窗外除了一座房子和一棵大大的朴树，并不见人啊！他在跟
谁打招呼？没等我弄明白，绿灯亮了，汽车动了。





“这儿不是十字路口，也不是岔路口，为什么会有红绿灯？”

我问司机。

这时候的他又用大大的墨镜遮住了整张脸，但声音倒还清晰：“你是说‘等一等’？那是逃逃家的红绿灯！”

“逃逃是谁？”

“一个男孩。”

“为什么说是他家的红绿灯？那是他摆在那儿的吗？为什么呢？”

司机朝我看看，显然没有耐心回答我这么多问题。

我朝车厢里看看，选中了一位年轻阿姨旁边的座位。我尽量显得很有礼貌，先跟她打招呼，然后才把一连串的疑问抛给她。她只叹口气，并不说话。

我坐立不安了。那个名叫逃逃的男孩，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为什么人们都闭口不谈？

直到到达终点站，站在井乡神秘的土地上，我依然找不到愿意跟我说逃逃故事的人。全世界都说好了对我隐瞒，是不是呢？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用身上仅剩的一块钱打爸爸手机——

.....

星期天的太阳起得特别早，小溪的电话也来得特别早。

“马儿，昨天你看到红绿灯了吗？我没有骗你吧？”

“看到了。可是你怎么放我鸽子？”

“都怪戴老师，她真的来家访。天啊，吓死我了。结果我妈

妈一整天不让我出门，非逼着我写字背书。”

“你是该努力点儿了！对了，快告诉我红绿灯的秘密吧！”

小溪咯咯笑：“感兴趣啦？好哇，但你必须听我讲风妖的故事。”

“还没完？”

“完了。但我给故事续了个结尾。”

星期一。

午饭的时候，小溪接着讲风妖的故事：“老风妖看到小风妖成天在外面乱闯，担心她会被撞得头破血流，于是给她画了一条出行的路线，避开山峰，避开海浪，避开大树，避开高楼，避开尖利的电线塔，避开黑压压的人群，避开硬邦邦的汽车和火车……”

“这段你讲过了！”我抗议，“别浪费时间。”

“这叫前情回顾。下边才是重点——”小溪的态度认真得可笑，“老风妖给小风妖画的是一条最安全的路线，哪怕遇到凶猛的车流，小风妖也不会受到伤害，因为老风妖在小风妖必经的路段安装了红绿灯，在她即将穿越马路的时候，汽车全部会停下来让她……”

“什么？红绿灯？”我望着她。

小溪一脸天真：“枫桥路上的红绿灯，一定是老风妖给小风妖安置的。大家都把车停下来，就是为了让风安全经过。”

我放下筷子：“这就是你说的红绿灯的秘密？”